

意犹未尽

五更鸟鸣

周彭庚文

窗外,是长长的国和路沿线唯——块街边绿化带,长约一百多米,宽不到十米,带中除了一片片低矮的花草,仅有几棵雪松、芭蕉和白玉兰孤独地立着。这儿,木不成林,枝疏叶稀,房屋围裹,空间狭小,人来车往,并不是鸟儿理想的栖息之所。

但偏有一只鸟儿,就在这儿安了家,而且已落户好几年。

每天“黎明前的黑暗”之时,它就会敞开嗓门,欢快地鸣叫、歌唱,给早醒的人们甜蜜的问候。

记得当年插队时,当地不少人家养有报晓的公鸡,也总是在黎明前打鸣。它们的鸣叫颇有特点。平地惊雷式的突然爆发,越转越高乃至声嘶力竭似的拖延,断崖跌落般的骤然收煞,既有浑厚磁性,又有花腔的高亢圆润,难怪千百年来一直受人褒扬。

这只鸟儿也是天才歌唱家。天赋的嗓音高亢而不尖利,低喉而不凄婉,圆润而不油滑,严谨而不呆板,不仅悦耳,而且沁心醒脑,提神醒脑。每天早晨静静聆听,思绪随之天马行空,自由驰骋,顿觉天高云淡。

它每天演唱的曲调绝不雷同,或高昂,或婉约,或低喉,或急促,大约是情之所涌,调从心出,兴之所至,曲调天成吧。一支支曲调皆调正腔圆,高低浓淡相宜,紧慢疏密有致,拖腔时不拖沓,急收时不急促,换气时不断裂;长长的拖腔平缓中有起伏,徐徐的升调淡泊中无急躁,缓缓的降调宁静而致远。它孤身独

唱,既无伴奏衬托,又无伴唱应和,虽缺“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豪壮和暴烈,但十足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亮和圆润,更显其深厚功力。

每听其歌,总有丝丝遗憾隐隐冒出。听歌数年,只闻其声,未见其形,更没能为它鼓一次掌,喝一声彩,打一份赏。不过细细想想,这或许正是它的原意吧。它之所以昼伏夜唱,藏踪隐迹,不露芳容,大约就是只想过自由自在的本色生活,保住天性,不想让他人来“改造”自己。若计较“出场费高低”,“掌声强弱”,“粉丝多寡”,必然会落入他人设计的圈套,陷入名利的世俗漩涡。因为现在“好事人”太多了。只要发现有自己喜爱之物,有利用之价值,就会千方百计,移其住地,改其环境,变其形体,关进金丝笼,栽进瓷花盆,养在温室中,摆弄在聚光灯下,挤眉弄眼;展示于荧屏舞台,搔首弄姿;存活在病梅馆里,扭曲偷生。只有此鸟,遗世独立,远离世俗,永葆清纯,实在难能可贵。想至此,顿感释然,为其遗憾,岂不是杞人忧天?

“金无足赤。”这只鸟儿唯一的缺陷大约就是歌唱的时间安排吧。对我们这些“早醒族”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而对那些“晚醒族”,则惊扰了他们的美梦,岂能不厌恶,怨恨?就像我们当年讨厌打鸣的公鸡一样。不过,几年来,周围的住户,既没有人高声呵责,也没有人挥杆驱赶,连在日常谈论中都没听到过对它的非议。是“音乐无国界”引发的共鸣,还是它软、糯、柔、甜的声音俘获了人们的心,抑或其它?

生活故事

这里自有凉爽

金莹文

7月的申城,连续多日高温,太阳一改往日温情,毒辣辣地纠缠着路上的行人不放,难道只有躲在家里避暑么?好在,我发现了这里——街道图书馆,杨浦区这几年每个街道图书馆都整修一新,供市民阅读学习。我现在居住地附近的延吉街道图书馆就属于其中之一。几年前,它经过装修更新,馆内硬件设施得以更新,除了一排排按照类别排列的整齐书架和杂志架外,自动办卡机器、读者自动借还机器、图书消毒机器等一应俱全,加上灯光明亮,空调给力,自成一派凉爽,在盛夏时节吸引了周围的众多市民。

每天距离开馆时间9点未到,馆门口就已聚集了众多排队等候的附近居民,从白发老人,到中青年、学生族,甚至是学龄前儿童都有,他们往往会携带着一个大包,里面放有等待归还的书籍、学习资料用品、个人水杯等,一看就知道是这里的“常客”了。管理人员也会非常人性地在9点不到几分钟的时候,开门迎接市民进入。人们熟练地进入馆内,或选择长条桌的椅子可供摊开学习用品学习,或选择沙发座的椅子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书看报,亦或者选择为数不多有电源插座的座位可供使用笔记本电脑学习。大家待拿出自己所带来的书籍、笔记本等学习用品摊放于桌上,便去自动饮水机处放上一杯水,一切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就等待一场清凉的读书学习活动开始了。

坐定之后,每个人都沉入了自己的世界,其中也偶有老人教授孙辈识字算术的循循善诱,或者三三两两同学讨论题目的小声交谈声,或者是角落一方幼儿阅读区传来的唧唧呀呀童声,但这些都不至于影响那些看书学习的人,耳畔传来更多的是“哗哗刷刷”的翻书声,笔尖滑动书页的“悉悉索索”声,或者是敲打键盘的“哒哒哒哒”声。当然,若有些调皮的小孩声音响了点,也会有工作人员前来劝说,小孩子一看周围的环境,自然也能迅速安静下来。到了中午,大家开始走动,或者回家吃个饭,或者附近小吃一些,等到下午,又有新的一批人来到图书馆,当然也有人会下午再来,一整天都泡在图书馆内,享受阴凉,享受阅读学习。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除了周五上午的闭馆调整,在这段时间内,人们携着书、带着学习用品自由进出这里成了夏日里一道风景线。从骄阳似火的室外走过一排扶梯,来到这位于地下宽敞明亮的图书馆,确实整个人都会为之一振。在享受这凉爽的学习阅读环境的同时,我也感叹这个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阅读,爱上了学习,这里的凉爽不同于百货商场、饭店酒楼的爽快,是混合着悠悠书香和浓厚学习气息的凉爽。毕竟图书馆不是纳凉娱乐之地,来这里的人们更多的是想沉浸于安静自律的良好氛围。愿这图书馆独特的凉爽能为申城的暑气降降温,也为我们正在营建的学习型城区吹来习习凉风。

杨浦记忆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洪寅根文

七月十六日傍晚时分,当我爱人在阳台收衣服时,突然发现窗外的雨棚下有只约20×20厘米的白色球状物,上面叮满了蜻蜓大小的飞虫,密密麻麻,叫人看了毛骨悚然,我再定睛一看,“坏了,这是只马蜂窝!”

我深知马蜂毒性很强,若不连根铲除后患无穷。于是,我壮着胆,用晾衣竹竿去捅,结果不但没有捅下,反而招来了更多的马蜂,它们来势汹汹,乌压压一片对着玻璃乱撞,顿时让全家慌了手脚,这群“不速之客”,来者不善!而此时天空也渐渐阴暗了下来,我和爱人都已年过花甲,无

力继续折腾,无计可施之下,我只得拨打110求救。

电话打通仅五分钟后,五角场派出所片警和杨浦消防支队固定中队的消防队员共五六人就火速赶到我家,一边耐心安抚我们焦虑的心情,一边仔细勘察现场情况,最终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蜂窝。他们关照我们把房灯全部熄灭,与此同时,一位年纪轻轻、身形精干的消防队员早已穿着厚重的防火衣,戴上面罩,拿起工具,探出身体,不一会儿,只见窗外火光一现,蜂窝瞬间被击毁,灰飞烟灭。

我和爱人这才松了口气,万分感激之余,我们拿出冷饮、凉水等给大家

人生智慧

时间就在那儿

傅光达文

虽然妻子嘴上唱着《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她懂的,时间就在那儿。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像一个透明人,不吃不喝,很久很久以前就驻在那儿,它哪儿也没去,它洞察一切,在所有的故事开始前,它就了解,包括你出生以前它就知晓谁是你,甚至已知将来你又是谁,它视万物如刍狗,所有故事的结局它都清楚,并且不笑不恼不泄露天机,也无欢喜也无悲……

有人说它太匆匆瞬息万变,有人说它像流水“逝者如斯夫”,还有人说它就是如来的手掌,操控一切。其实,

时间就像柳宗元笔下那位“独钓寒江雪”的老翁一直蹲在那儿,它以不变应万变,而所有的事件,包括一切的生命都在它面前变化、嬉戏、穿越,古往今来,多少人物来时糊涂去时迷……

这一点,我相信鲍尔吉·原野说的:生命,是说所有生灵的命,不光是庄稼和草,还有几千种小虫子。有的小虫用一天时间从柳枝的这一端爬到那一端,而它不过活十天左右。小虫不会因为一生只有十天而快跑或慢爬,更不会因此哭泣。每一种生物对时间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天上神仙叹息人生百年太短。小虫的时间是一条梦幻的河流,没有“年”“月”“日”。

旅游日记

应当如何保存古迹?



冯诗齐文

在埃克塞特城里转悠,随处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一转身,忽然发现了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这座坐落在小广场的单体建筑与周围的房子并不相连,干净而古朴,屋顶一层绿色的

苍苔。门口有告示,标着开放时间,显然并不是废弃的建筑。我们推门进去,小礼堂里空无一人。阳光从祭坛背后的彩绘玻璃窗射入,照在礼堂仅有的十来张坐椅上,更显温暖而神秘。尤其是,与大教堂相比,没有奢华的装饰,没有宏伟的体量,也肯定

解渴,但他们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却连连摆手,连一口水都不喝。要知道,近日上海持续高温,我家又住在太阳直射的顶楼,当时的室内温度不下35度,着实令人感动。临行前,我爱人问是否收费,一位在场的当班负责人当即回答,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消防战士,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不忘叮嘱我们后几日还需坚持喷洒灭虫剂,继续观察马蜂动向,再有异常,及时报警。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有感而发,尽管他们言语不多,但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消防队员不愧为人民的好战士,经验丰富,不惧困难,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谨以此文再次向这些智勇双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消防战士们以及放弃周末及时赶来现场的民警们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顶着高温,迅速反应,为我们排忧解难。他们是蓝天下最可爱的人!

命对人来说是寿,对小虫来说是自然。飞鸟比人更懂缘起性空的道理。

时间就在那儿,见证天育物、地生财、人代谢。你看见时间了吗?当然没有。你看到日晷、沙漏、钟表,以为看到了时间,其实不是,就像雄鸡叫日出一般,雄鸡不叫,太阳照常升起,时间是何等的光景?你也能看见!无比智慧的时间老人常常以昼夜光影或春夏秋冬的面貌出席,只让你感受,让你体会。你说“时间不等人”。说穿了,时间是无可无不可的,它等你一万年又何妨?实在呢,是人耗不起,生命有限,没有退路;你活在当下,就得及时醒悟,青春美好,人生却是一张单程票,经不起任性的“自我”挥霍,懂得这样的道理,想必,会珍惜今后的人生。

时间在哪儿?时间就在那儿,看着哪!

没有众多的信徒聚集,这样的场景,似更符合基督教初始的本意和面貌。

还有一处古建筑的残迹,离热闹的商业街不远,大概也曾是一座小礼拜堂或者修道院之类吧,已经不完整,只剩下几堵残垣断壁。这些破损的石墙间被用块石仔细铺筑的路面相接,引导游客的脚步。遗址经过发掘,所获不多的碎陶片被固定在有机玻璃展板上,连同详细的解说和复原图,默默向游客讲述过去的故事。

我很喜欢这样的地方,能寻秘探幽,满足人们好奇之心;能独思冥想,摒除一切红尘杂念。我们在此盘桓良久,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还是从千禧桥往回返,南岸是萨瑟克(Southwark)区。忽然,我们在街角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看残留的山墙,有点像一座小教堂,下面还带一个小小的花园。如今具有类似风格和色彩的新建筑在周围建起,对遗址起到了保护作用,又没有鱼目混珠。如何解决建设新的和保护旧的的矛盾?在这里,古建筑的残壁镶嵌在现代建筑中,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看说明牌,此处原来是温彻斯特宫(Winchester Palace),是中世纪伦敦最强势的主教温彻斯特府邸所留下来的全部。如今物是人非,世事沧桑,昔日的华宅,只剩下几堵断壁供人凭吊了。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